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我们时代的 神经症人格

[美] 卡伦·霍妮◎著
徐晓飞◎译

洞察人心的惊心动魄，成就更强大的自己

和自我、他人、世界友善相处的必读书

孤独、逃避、自卑、依赖、自虐……只有了解，才能破解
总有一天，我们要向内心世界坦白

煤炭工业出版社



我们时代的 神经症人格

[美] 卡伦·霍妮◎著
徐晓飞◎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 (美) 卡伦·霍妮著; 徐晓飞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7

ISBN 978 - 7 - 5020 - 6126 - 5

I. ①我… II. ①卡… ②徐… III. ①病态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4626 号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著 者 (美) 卡伦·霍妮

译 者 徐晓飞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朝圣设计·阿正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¹/₃₂ 印张 9¹/₂ 字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9006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作者序言

我之所以要写下这本书，是为了能让人们更加了解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了解他们内心的基本冲突，了解他们的焦虑和痛苦，了解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难题与阻碍。我不想在本书中探讨各种类型的神经症本身，而是想谈谈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们所共有的性格结构，尽管他们的外在表现各不相同。

我论述的关键点是：患者内心真实存在的基本冲突以及他为了消除冲突而做的各种尝试；还有患者切实的焦虑感以及他为了消除焦虑而构建的保护性结构。我所强调的是患者的实际处境，但并不代表我否认了“神经症源自童年时期的经历”的观点。不过，和很多精神分析专家有所不同的是，我认为不能只关注患者的童年经历，不能从根本上把后期症状视为童年时期经历的重现。我认为，患者的童年时期经历和后期

的内心冲突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并非那些精神分析专家所能想象。那些专家重视的只是某种单纯的因果关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于神经症来说，童年时期的经历的确对后期的内心冲突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

如果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实际存在的精神障碍上，我们便可以看到：神经症的形成不仅和个人经历有关，同时也和所处的特殊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实际上，文化背景是会影响个人经历的，而且说到底，它甚至会决定个人经历的表现形式。譬如说，有的母亲十分蛮横专权，有的母亲总是委曲求全，不论何种情况，儿女都别无选择；但换个角度来看，只有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才会出现蛮横或隐忍的母亲。此外，因为这些文化背景的存在，个人经历才会对个人生活产生影响。

文化背景对神经症的影响十分重要，当我们看清这一点后便不难发现，弗洛伊德所说的生物性因素和生理性因素，在神经症的发展中是次要的。我们只有在面对大量细致的病理报告时，才会考虑这些次要因素。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重新解释了有关神经症的诸多基本问题，比如受虐狂倾向、对爱的病态渴望、病态的犯罪感等。尽管这些问题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它们都

指向同一个根源——焦虑是导致病态性格倾向的决定性因素。

我的观点有很多都和弗洛伊德理论全然不同，可能有些读者会质疑，我真的是在做精神分析吗？我想，答案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精神分析的本质。假如你认为只有弗洛伊德理论才算得上是精神分析，那我现在所说的每个字都是赝品。假如你认为精神分析最根本的是一些基本思路，旨在观察无意识状态施予患者的影响以及患者在无意识状态下的各种表现，并以心理分析的治疗方式让无意识状态变得有意识，那么，我的解析理应属于精神分析范畴。在我看来，把精神分析限定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是很危险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会被它牵着鼻子走，去探究一些弗洛伊德想要看到的东西。这会让我们举步维艰。我觉得，对弗洛伊德最大的尊重，应该是不断巩固他为后世打下的伟大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精神分析方面取得更大成就，让精神分析既能运用于临床治疗，又能达到理论的高度。

与此同时，我想我也已经回答了读者心中的另一个问题——我的理论是否是阿德勒式的？的确，我的观点在某些部分和阿德勒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从根本上来说，我的理论还是弗洛伊德理论体系。其实，阿德勒理论正

好说明了，心理活动极富创造性，如果对它的观察不够全面，或者不基于弗洛伊德理论去探寻，研究就会变得越来越单薄无力。

其实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和其他精神分析专家有何异同，所以总的来说，我只是在某些和弗洛伊德分歧较大的问题上，做了自我辩解。

这本书主要记述了我在长期研究神经症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认知。如果让我为这些理论提供事实材料，我就必须在书里加入大量的详细的案例，但这本书原本只是概述而已，那样做只会让内容变得繁冗。更何况，就算没有足够事例，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一般读者，也都可以判断出我的观点有没有错。只要你善于观察，就能够用你的观察和生活经验来检查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并因此来做出你的判断，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可以相信也可以进行修订。

我希望这本书是通俗易懂的。为了让知识脉络清晰一些，我没有太多地讨论细节；我尽量不使用专业术语，因为它们会给读者的思考造成障碍。因此，很多读者，尤其是完全不了解心理学的读者，可能会误以为神经症并不难懂，当然，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必须正视，没有什么心理问题是简单的，容易理解的。假如有人不认

同，那么这本书显然不适合他，因为他一定会陷入迷糊的状态，并会因为没有现成的公式而感到失望。

我希望对心理学有兴趣的读者能看看这本书，当然，对于熟悉心理问题的人，比如精神分析专家、职业心理医生、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教师和社工等，也应该看一看。另外，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到神经症患者本人。如果患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把心理学视为侵犯隐私而极力抗拒，那么他将能够根据自身情况，更加敏感地体会到人性之复杂，和很多正常人比起来，这反而成了他的优势。不过很遗憾，这本书无法治愈神经症，无法立刻让患者摆脱艰难处境，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患者看到的多半是别人的状况，而对自身状况仍不自知。

最后，我想要感谢这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女士以及众多专家（我在正文中会陆续提及）。我要向伟大的弗洛伊德致敬，他为我们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万分感谢我的患者们，感谢他们的配合，让我收获了很多很多。

目 录

作者序言 _ 1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意义与心理内涵 _ 1

第二章 时代与人格 _ 19

第三章 焦虑与恐惧 _ 31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_ 51

第五章 神经症结构 _ 71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渴望 _ 93

第七章 对爱的病态渴望（续） _ 109

第八章 对爱的病态渴望与敌意 _ 129

第九章 对爱的病态渴望与性欲 _ 143

第十章 追逐名利的背后 _ 159

第十一章 对竞争的病态追求 _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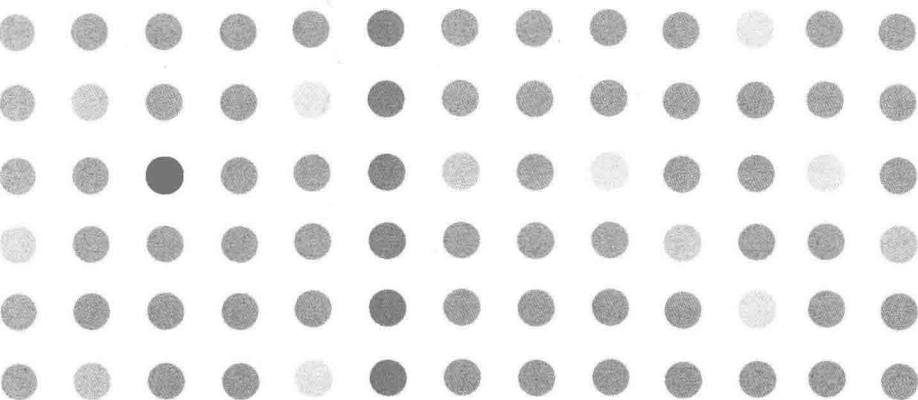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竞争中的逃兵 _ 209

第十三章 病态的犯罪感 _ 233

第十四章 病态的自苦 _ 261

第十五章 神经症的文化因素 _ 283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意义 与心理内涵



现如今，我们对于“神经症”这个词的使用已经频繁且随意了，可对于“神经症”的实际含义，我们却并不清楚。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某些行为的持反对意见，显得自己博学多才。换句话说，从前我们对某人表示不满，会说他这个人懒惰、敏感、贪心或疑心重重等，而现在似乎都倾向于直接说他有“神经症”。可事实上，说出这个词的人自己都未必明白“神经症”的含义，只不过刚好有个特定对象可以用一用而已。久而久之，我们无意识地对这个词形成一些衡量标准，并且用这些标准来选择使用对象。

首先，神经症患者处事的态度和行为与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如果有一位女生心甘情愿待在底层，不像周遭人一样拼搏、求上进，甚至拒绝加薪，还时常违背自己的上司，这样的人在我们看来就像是有

神经症。一位艺术家，一星期的收入只有 30 元，却仍旧不断地混在女性堆中，或是在无聊嗜好中乐不思蜀，不肯多花一点时间认真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这种人在我们平常人的眼里，也就等于是患有神经症的人。可以看出，人们判断神经症的唯一标准，是基于大多数人所采用相同的生活方式：全力以赴地去征服这个世界，做得要比他人好，以此来得到更多的金钱。

上面的事例不外乎都是在说明一件事：我们判断某人是否有神经症，是以他平日里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行为习惯、行为模式为标准的。倘若上述例子中，那个喜欢与世无争的女生，所处的社会是信奉普韦布洛印第安文化的，那么她就不会被视为有神经症；同样的道理，如果把喜欢用微薄的工资享受生活的艺术家，放在意大利南部的小村庄或是墨西哥，那么，那些我们眼中怪异的举动就再正常不过了。生活在印第安文化或墨西哥等地的人们几乎都认定，一个人不应去追逐多余的金钱，更不必为了工作拼命、努力。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人只要追求一些生活必需的物质就好。倘若将时间再倒退到古希腊，我们会发现在其文化中，那些超出个人利益的追求和努力，都受到了人们的鄙视。

其实神经症这个词来源于医学术语，但它的使用和

这个词本身的文化含义密不可分。在医学上，就算我们对病人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依然可以对他的腿部骨折或其他疾病做出相应的专业诊断，然而在面对一个声称自己有某种幻觉或幻想的印第安人时，却无法轻易断定他是否患有神经症。印第安人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他们认为能看到幻象和有某种幻觉，是天赋异禀，是神灵赐予的福祉，并对此深信不疑。在当地，人们会赋予这类天赋异禀之人某些特权和威望。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比如我们就会认为，那些说自己可以和已故祖父长谈的人有神经症；然而，在部分印第安部落中，同自己祖先进行交流的行为是得到公认的，并已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已逝家人的名讳被人提起而动怒，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定会觉得他有神经症；但是在那些深受基卡里拉·阿巴切文化影响的人们眼里，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原始部落的人们历来都对女性的月事感到恐惧，而在我们的文化认知中，如果一个男人因此而内心惶恐，那他一定有神经症。

其实，到底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一直以来都有各不相同的判断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即便是在同一种文化中，判断标准也会有所改变。在当下，一个思想成熟且行为独立的女性，若因有过性行为就认定自

已十分堕落，觉得自己配不上高贵之人的爱意，我们也会说她有神经症。可同样的事例，放在 40 年前的话，人们会认为女性内心的此类犯罪感尤为平常。不仅是时间的问题，判断标准还会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譬如封建阶级认为，男人只需在狩猎和征战沙场时施展能力，而平日里再怎么懒散都无所谓；而小资产阶级则认为，这种态度实在不正常。西方人认为，男人和女性气质各异。如果一个快 40 岁的女性整天担心衰老，这是正常的；相反，一个 40 岁的男人要是如此，便会被人认为有神经症。因而，判断一个人正常与否，和性别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曾受过教育，多多少少都能明白，所谓正常，其本身就有不同的意义并且会随判断标准不同而有所变化。我们的饮食习惯和中国人不同；我们对于清洁的观念和爱斯基摩人相异；那些土著巫医的治疗方式，同当代医疗方式全然不同，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然而，很少有人能明白的是，不仅风俗习惯会有差异，人类的欲望和情感，也都有着种种不同。人类学家萨皮尔就曾间接指明这一点。他说，现代人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不断地探索，去重新发现“常人”的含义。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到：每种文化都有理由坚信，只有自己关于情感和欲望的表现，才是“人性”的常态。心理学也是如此。弗洛伊德就曾有一个结论，相较男人而言，女性更善于嫉妒。他试图从生物学中找寻证据，去证明自己之前观察所得的结论。人人都体会过一种和谋杀相关的犯罪感，这似乎也是弗洛伊德的假定之一。但毋庸置疑的是，对杀人的态度和看法，是因人而异的。恰如彼得·弗洛伊琴所说，爱斯基摩人不认为杀人者一定要受到什么惩戒。当一个家庭中的一员被他人杀害时，人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进行替换，以此得到抵偿。很多原始部落就是这么做的。在一些文化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儿子被人杀死，母亲悲痛欲绝，但却收养了凶手作为儿子的“替代品”，聊以安慰。

当我们把人类学上的观察所得，更多地、更深入地利用起来时，就不得不承认，在人性的一些概念上，我们还不够成熟。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兄弟间的不和、夫妻间的和睦，这些都无法被证明是人性之中所固有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会给予其成员特定的行为和情感标准，这就形成了我们判断正常与否的标准。这些标准会因文化演变、时代变迁、阶级层次以及性别等差异而有所不同。